



小巷人家

XIAO XIANG REN JIA

王小兰 著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



小巷人家

王小兰 著

XIAO XIANG REN JIA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巷人家/王小兰著. —合肥: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2013. 10

ISBN 978-7-5650-1510-6

I. ①小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11620号

小巷人家

王小兰 著

责任编辑 朱移山 郭娟娟

出版	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	版次	2013年10月第1版
地址	合肥市屯溪路193号	印次	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邮编	230009	开本	710毫米×1010毫米 1/16
电话	总编室:0551—62903038 市场营销部:0551—62903198	印张	11.75
网址	www.hfutpress.com.cn	字数	187千字
E-mail	hfutpress@163.com	印刷	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
		发行	全国新华书店

ISBN 978-7-5650-1510-6

定价:30.00元

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自 序

当举国上下都在畅谈“中国梦”的时候，我也不禁回忆自己少年时曾经有过的梦想。当老师、当植物学家、当园艺师，就是没有想过当作家。孩提时代，除了教科书，能读到的课外读物不多。写作，当作家对那时的我来说陌生而遥不可及。人到中年，读了一些作家的书，愈觉自己知识浅薄，当作家就成了高不可攀的梦想，直到现在都是。

但在这个DIY的时代，出书的门槛降低，已不再是作家的专利。像我，积累了一些文字，在领导、亲友和合工大出版社的老师们的关心和鼓励下，就鼓足勇气准备出一本。不在乎是否会像宋丹丹小品中的《日子》、《月子》，成为村头公厕的手纸。

看别人的书，前面都有精美的序言，一般是邀请名家撰写。可是看看我这些稚拙的文字，敝帚自珍罢了，实在不敢启齿，不好意思浪费别人的时间。还是自己写写算了。

2006年之前，我是一名教师，辗转两所农村中学教了十几年书。重点班、差班都教过；当过任课教师，也做过好多年班主任；主要教语文，也教过数学、生物、地理。虽然自认为比较敬业，得过一些奖励，班级升学率也不低，但估计也误了不少子弟，这中间没准就有未来的爱迪生、爱因斯坦、乔布斯之类的好苗子，越想越觉得惴惴不安，还是改行吧。当老师时为了评职称，绞尽脑汁写过教研论文，其他基本没写什么东西，忙是原因之一，实际是才疏学浅。2006年进入文联工作后，日常工作中接触不少艺术家，有的能歌善舞，有的擅长丹青，有的著作等身。他们对艺术的追求感染了我，也启发了我。除了完成文联繁杂的机关事务性工作外，我能做点什么呢？天生没有好嗓子，年龄大了骨头硬了学跳舞也迟了，书画方面也缺少天赋灵气和老僧入定般的耐心。最愿意亲近我、愿意接纳我的只有文字了。

几年来,积攒了一些小文,都是我平时对身边人、身边事的感受和体悟,也有一些是对过去的回忆。

家乡是每个人心底里最深沉的宝藏。作为皖南古镇水东的女儿,如何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家乡的历史变迁、描绘故乡的风土人情,让小镇和小镇以外的人了解她,喜欢她,是我的一个愿望,也算是表达我对家乡的热爱吧。

写亲友、同事、孩子等一些生活文字,都是平时所见所闻所感,很多素材都是真实的,稍微提炼加工了一下而已。文中提到一些人,若有不当之处,还望多多原谅。

最后一章则是工作中的一些想法和思考,有的观点只是一时一地的想法,欢迎大家批评指正。

文中的照片,都是我以往游览用卡片机拍摄的,并非为出书而拍,没想到现在却派上了用场,字不够图片凑。

总之,出书不是什么难事。难的是,别人有兴趣看吗?

在这个纷繁忙碌的时代,名家大作都看不过来,哪有空看一个初学写作的人写的东西?就是想看点啥,点点鼠标就进入信息的海洋。看书?哪怕只是看其中一部分,看一眼,都是难得的事!更难得的是,看了以后还能够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!就当是老师批改学生作文,如果您能提几条意见和建议,真的非常感谢!

王小兰

2012年11月21日

目 录

乡 情 篇

- 罩子灯 (003)
- 梦里水东 (015)
- 小巷邻居 (021)
- 给小芳的信 (026)
- 一路走来,有你相伴 (030)
-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
——写在第2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(033)
- 水东一日游 (040)

生 活 篇

- 也曾
——献给宣城师范89届毕业生 (043)
- 我是妈妈考生 (047)
- 柔软的曲奇时光 (050)
- 蹩脚的“红娘” (053)
- 我的世博之旅 (056)
- 鳄鱼湖游记 (062)
- 我的低碳生活 (064)

友情篇

- 车事 (069)
- 回家,朋友! (073)
- 恩爱秀 (077)
- 梅花几弄 (079)
- 一样的幸福 (082)
- 劝君更尽一杯酒 (084)

人物篇

- 有邻如此 (089)
- 宣城商之都路口的交警 (092)
- 写给安意如 (096)
- “的哥”印象 (098)
- 我的上司 (101)
- 美女来兮 (104)
- 小区纪事 (108)

亲子篇

- 带儿子看牙医 (117)
- 温馨笔记 (119)
- “红森林”里的沉思 (121)
- 儿子·狗·兔子 (123)
- 孩子的高兴事 (128)
- 我的“成熟男士” (132)
- “财迷心窍”的儿子 (135)
- 信息科代表 (140)

思 考 篇

- 鲁庄公真的“鄙”吗? (149)
- 谁堪其中味
——观《蜗居》有感 (151)
- 听课记 (156)
- 皖南花鼓戏,路在何方? (159)
- 漫谈 A 城官场教育 (164)
- 上访也是社会进步 (168)
- 徽州梦·宣城梦
——读《徽州文化全书》有感 (171)
- 江苏省重金征集京剧现代戏剧本 宣城市剧作家张亚获优秀奖 (174)
- 红段子:“的”字歌 (176)
- “雨季西藏·凌军摄影展”在宣城举行 (177)

1

乡 情 篇

家乡是每个人生命的根。我在皖南小镇水东出生、在水东成长，在这里度过了我的孩童和青少年时代。整整35年，在一个小镇上生活，是不是有些平庸和漫长？小镇的天光日月、风土人情永远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罩子灯

70年代末。

秋天的黄昏。

皖南山区水东镇。

镇上小学的女工童呆子准时敲响了学校的铁钟。钟是一块长条形的生铁，用麻绳系着挂在操场边的老槐树下，像一块熏黑的腊肉。“叮当——叮当——”，钟声清脆而有节奏，带着悠扬的余音。

放晚学了。同学们像小鸟一样飞出教室。我收拾好自己的花布书包慢腾腾地走出来。我不喜欢跟班上的丫头们一道叽叽喳喳、勾肩搭背，跟男生也基本上不啰唆。我喜欢一个人经过老医院门口，踏着老街上的青石板回家。



“水东医院”旧址

老街共三条，丁字形。每条两三百米长，三米多宽，这些房子大多是明清时盖的。小镇在皖东南一带很有名气。从泾川、湖北等地迁来的做生意的比较多，多的专门成立了地方会馆，功能相当于现如今的浙江商会。会馆在镇子西边的荒山上买了专用墓地，活着互相帮衬着做生意，死了也要互相图个照顾。会馆还筹钱建了钟楼、买了救火的火龙，堆在横街的一间叫火龙会的房子里。但后来附近山里的部队有了救火车，也就是加了水箱改装的卡车，比土火龙先进。火龙也就没人问了，落满了灰尘。

正街、横街开了很多店铺。总店在丁字路口，店堂口有曲尺形的柜台。总店后面是糕饼坊，核桃酥、麻饼诱人的香味能飘到大街上来。横街口的杂货店里伫立着几米高的毛主席画像屏风，旁边放着大盐缸，我经常到这个店打酱油。除了杂货店，还有棉花店、剃头店、开水炉、篾匠店、梳子店、木夹厂、缝纫社和澡堂等，人气很旺。



古迹：十八踏边的“司泰和饭店”

正街的房子要比我家的高大，前店后屋，两层楼，楼上比较矮，一般不住人，只放东西。靠街的都是木板墙、雕花窗。门槛是长条青石做的，光滑泛着青色，挖了上门板的石槽。临街的人家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开门，把木头门板一块块卸下来，按顺序靠在屋角，用绳索拴牢，天黑了再沿着石槽按序上上去。每块板都一寸多厚，两米多长，一尺多宽，好几十

斤重。上门、下门的活计基本就是家家男人包了。

每两座相连的房屋屋山头都有马头墙相隔，比屋顶高丈把，那是防火、防盗用的。万一哪家烧了，马头墙可以起到拦火的作用，不至于蔓延整条街道。



水东老街——横街

我家是老街横街后面巷子里三间破旧的平房，木房架、木椽子，房间的墙壁也是木板的，屋顶盖着密密麻麻的小黑瓦。家里的堂屋是泥地，大一个坑，小一个洼，地坪比外面还低，下大暴雨时，水甚至会漫进来。

我的祖父，我叫爹爹，水东镇都是这么叫的，十几岁的时候，就挑着一担箬箩跟弟兄们一道从泾川来到水东镇谋生，到商店学乖，学做糕饼。俗话说：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三四岁，往外一丢”。水东不属徽州但离徽州不远，风气还是相近的。给师傅师娘倒了几年尿壶后，才学到手艺。出师后，自己开了家糕饼店，“王一中”糕饼店渐渐成了小镇糕饼业的一块招牌。

后来，公私合营。我的爹爹不久去世了。他死时，我爸也只有十三岁。爸爸到了集体的店里顶职学徒，成了集体商店的职工，打杂，包擦店里的罩子灯。擦了多少年的罩子灯后，我爸爸练就了纯熟的擦灯功夫。

只要爸爸在家，擦罩子灯他包。他蹲在院子门口，把需要擦的罩子灯仔细地拆分成灯罩、灯头、灯座几部分放在地上，然后轻手轻脚地擦拭灯

头灯座上面沾附的油污。最见功夫的是擦灯罩。弄不好就把中间鼓、两头细的玻璃灯罩打碎了。爸爸用两根又粗又长的手指灵巧地捏住玻璃罩的一头，凑到嘴边，先哈一口气在罩子外，再哈口气到罩子里，然后用废纸、抹布等将灯罩里里外外擦得非常透明，一点污迹和指纹都看不到，就像现在酒店开席前桌上摆放的高脚酒杯一样铮亮。那时候，没有洗洁精，就是擦。擦好后，再把只剩一点油底的灯座加满煤油，加油不泼洒也是技术，手一定不能抖，泼洒就可惜了，煤油是凭票买的，每月就一点。然后把灯芯朝上拔一点，剪去烧糊的部分，供燃烧的一头修剪成椭圆，这样点起来既省油又亮堂，不会冒黑烟，结灯花，烧灯芯。把灯头旋转装在灯座上，再把灯罩大头朝下卡在灯头的铁脚里，调试好灯芯的高度，就是一盏焕然一新的罩子灯了。天黑了，只需一根洋火就能打破黑暗。我常常出神地看着爸爸擦灯，爸爸擦得一丝不苟，就像擦的是神灯似的。我从没看到爸爸失手打碎过罩子灯，也没有看到第二个人能像爸爸那样把罩子灯擦得细致严谨。



柏视小景

集体商店在各大队设立了代销店。爸爸被派到离水东三十里地外的杨林公社柏视大队关帝庙开店。离家远，一个月能多几块钱工资。我妈妈经常挑货送货，挣点脚力钱。一去几天不在家，很辛苦。我和弟妹留在小镇的家里。我们要读书。

爸爸经常说：“两件事读书种田。”因为不是农业户口，没田种，于是爸爸又将家训改成“不读书不如猪”。读书，只有读书才能有饭吃，才能吃得不那么辛苦。

我不用爸妈操心学习，放学一回家，就搬个四方板凳到院子里当桌子，又端个小板凳当椅子摊开作业写起来。弟弟妹妹也各写各的。

院子不大，抬头能看到高高的四方的天空。周围都是人家的房子，远处也是。层层叠叠、高高低低的屋顶，灰色掉皮的老砖墙，檐角残存的黑色的线条花纹。云彩在天空中漂移，有时能看到大雁排着队飞向远方。我闲着时喜欢看着云彩发呆，很想知道那些云彩要飘到哪里去，那些大雁往哪里飞，那一片片屋顶一直要延伸到什么地方。我的极目远眺受到了四面高墙的限制。院角杏树的叶丛中麻雀的吵闹声将我从遐想中拉回来。

我很快写好了作业，跑到灶间烧晚饭。先划火柴点着松油柴塞进灶洞，再将细的晒干的丫子柴架上去烧着，再在火焰上架上更粗的硬柴，金钢栗最好，一层层架好，这活计需要经验。如果火不大，要熄了，就会有黑烟喷出来呛人，需要在灶门口挡上铁板风门，有时还需要动用竹制的吹火筒增加氧气。一会儿，灶洞里的火焰就呼呼地烧起来了，很明亮很温暖，我常常望着火苗出神，感觉时间慢慢地凝固了，有时候就把饭给烧糊了。

我和弟弟妹妹端着饭碗在小院里吃晚饭的时候，太阳收起了他最后一缕霞光，天色已经昏暗了，白天躲藏在阴沟里的蚊虫飞起来聚集在院子的半空群舞。几颗星星率先出现在天幕上。从横街传来打更的张老头第一遍吆喝：“天干物燥——，小——心火烛——”走一截，喊一声，敲一下竹筒做的梆子，苍老疲沓的声音在暮色里听起来有些疹人。他在提醒人们把水缸灌满，把灶洞里的火打熄，不要留火星。木头房子连成片的水东镇，防火是件大事。我跑到灶间检查水缸，还有大半缸水，灶洞里没烧完的柴火也早已被退了出来，躺在院子墙边的石板上浇了水，正冒着几丝青烟和水汽，但肯定不会再烧起来的。我放心地继续往嘴里扒米饭。弟弟妹妹边吃边斗着嘴，弟弟出了个上联：“奶牛产牛奶”，把难题抛给妹妹：“笨蛋，想去吧，你要对上来，算你大老爷！”妹妹翻了他一个白眼，鼓着气在想。

这是个平静的夜晚。

空中突然传来急促的“叮叮当当”的敲钟声。不是学校的钟声。我张

皇地抬起头，辨别着钟声传过来的方向。不好，是钟楼传出的声音。那是火灾的信号！我听大人们说过，这钟楼就是信号楼，它是小镇最高的建筑，有三层楼高，伫立在小镇正街的中央。一遇哪里有火灾，就有人爬上楼顶瞭望火情，根据火情的大小和位置敲钟，让人们快去救火。火情急，钟声就急，不同的敲击声代表不同的方位。但我还不会听音辨别方位，只是听到钟声一阵紧似一阵。很快就知道了。因为院子东北角的天空已经腾起夹杂着火星的烟雾，像过年时鞭炮炸起的烟火。本来安静的街道有了人哄的声音，还有妇女敲洋铁畚箕，扯开喉咙跑着叫：“失火了——失火了——快去救火呀！”

真是失火了！

我看空中的火星烟雾，估计失火的地方离自己家还远，暂时烧不到自己家里。弟弟妹妹都睁着恐惧而兴奋的眼睛。这个小镇从建成后几乎年年都有火灾，镇上的大人们早就有了防火救火的准备和经验。我不断安慰着弟妹：“不要紧，别怕！远得很。”但自己心里也还是有一些慌乱。还是去看看。我牵着弟妹锁好门穿过漆黑迂回的巷子朝着人声最密集的地方走。

小孩子救不了火，不能挡大人的事。我拽着弟弟妹妹尽量贴着屋檐下的板壁走，怕被人撞到。街上已经挤满了人，大都朝着起火的方向跑。我们几个跟着人流朝着火点涌去，远远看到了熊熊燃烧的房屋，那是镇上的木材加工厂。

我前些日子跟着爸爸来过一趟，求厂里当经理的远房亲戚收下妈妈在里面做工，结果被婉言拒绝了。现在想来，那经理也许没那么大权限吧。那天，我看到厂里堆满了小山一样比水桶还粗的原木大树、被传送带电锯改过的又薄又宽的木板，堆得像大坟包一样的木粉堆。厂里的墙上刷着“严禁烟火”四个大字。

现在，整个厂都在燃烧，浓烟、火星、木料的碎片升到了半空，伴随着噼噼啪啪炸裂的声音，散发着烟熏焦糊的气味。瓦片掉落飞溅，椽子也烧得像灶洞里的柴火。救火的人们从不同的方位用盆子、水桶朝火上泼水，但水泼上去火势反而变得更大了。

“224的救火车怎么还不来？”“快来了，加了水再过来！”我身边的几位大妈在焦急地谈论。224是附近的部队。眼下怎么办呢？天已经黑下去

了。火焰烧红了小镇的半个天空。

镇上的男人们很快自发排起了长队，穿街过巷的队伍一直排到最近的三道井。三道井离这儿有一里多路，井水冬暖夏凉，是镇上人挑水、淘米、洗菜、洗衣的地方。现在它成了人们救火的希望所在。装满井水的许许多多的桶、盆被无数双水东镇男人的手飞快地像接力棒一样传到火场，空桶和盆又更快地传回到井边。排着长龙队形的男人们喊着号子，火光映照出近处的几张人脸，专注、严肃，头发散乱，满脸汗水。传递中免不了泼洒，人们的衣服湿漉漉的。有的穿着拖鞋来不及换就跑来了，有的打着赤膊、穿着短裤也跑来了。长龙很快密起来。男人们不像刚开始，还要小跑一截传递。现在他们稳稳地蹲着马步，只需手臂传动，就能把水传给下一个人。妇女孩子们都闪在一边，尽量将救火的通道让出来。很快，一条长龙变成了两条。水量增加了一倍。有人从井头传过话来，井里的水快舀干了，怎么办？

最新的火情在人们口中焦急地传播，各种救火的点子纷纷冒了出来。

救火的七斤头发烧着了，衣服烧着了，在地上打滚；爬上附近屋顶浇水的三黑子踩到烧松了的砖块，摔了下来，被人们紧急用凉床抬着送到医院，这些消息无疑增加了小镇的恐惧和紧张。我的眼前是两支一刻不停的传水队伍，屋檐下是仓皇奔走的人；我的耳里是人们急切的呼喊，有寻找自己家孩子的，有张罗着从家中拿盆和桶的。我牵着弟弟妹妹的手有些发抖。有火场附近的人家已经开始把家里值钱的被子箱子往亲友家搬运。

火场外的天更黑了，我忽然发现临街人家的窗台上都摆上了一盏或者两盏罩子灯，窗台向外开的，就摆在外面；窗台在里面的，摆在里面，紧挨着窗户，让光线透到街道上。那灯是不能参加救火留在家里的老人或妇女点亮的。街巷没有路灯，哦，我想起来，整个水东镇只在镇中心丁字路口有一盏昏暗的水银灯，但经常坏。水东镇的夜通常都是漆黑巴乌的。

现在，每隔几步就有一盏窗台上的罩子灯，灯光串起了另一条长龙，晕黄的宁静的温柔的灯光的长龙。这些灯有高脚的，有矮座的；有的火焰明亮，那是精心擦过不久的；有的灯光模糊，那是灯罩没擦干净，闲置备用的。灯光照亮了铺着青石板的街巷，照亮了高大斑驳的砖墙，照亮了传水的队伍，照亮了男女老少的眼睛，焦急如焚的眼睛。